

永宁摩梭话（纳语）长篇语料的记录整理与研究工作

Alexis Michaud (米可)^①

摘要：永宁摩梭话（纳语）是丽江市宁蒗县永宁乡摩梭人的语言。这个语言隶属汉藏语系，它的名称包括“永宁纳语”及“纳西语东部方言”。可靠、丰富的长篇语料是研究摩梭话各方面不可代替的基础。作者目前正在收集整理此语言的长篇语料，本文将同时介绍这项工作，并在文后附上一篇已整理完毕的资料。

关键词：永宁摩梭话（永宁纳语） 长篇语料 实地语言调查 语言研究

前言：永宁摩梭话研究的意义

永宁摩梭话（纳语）是丽江市宁蒗县永宁乡摩梭人的语言。这种语言隶属汉藏语系，它的名称包括“永宁纳语”及“纳西语东部方言永宁土语”，此处按照云南省政府确定的族群称谓“摩梭”将此语言称为“永宁摩梭话”。永宁摩梭话研究对历史构拟有重要作用^②。从共时的角度，摩梭话具有十分复杂的变调现象，研究这些现象为了解亚洲的平调（level tones）具有很大的意义。平调与汉语、白语、越南语等语言的曲

^①作者介绍：法国科学研究中心（CNRS）口传语言与文化研究所（LACITO）研究员，语言学博士，语音学、音系学专家。国际语音学协会终身会员，任众多国际语言学杂志的审稿专家。联系方式：alexis.michaud@vjf.cnrs.fr 或 alexismichaud@126.com

作者感谢云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段炳昌教授、中文系主任王卫东教授、中文系副系主任杨立权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黄行的大力帮助。特别感谢丽江市宁蒗县民族学研究所副所长拉他咪•达石各方面的大力帮助与永宁话老师拉他米•达石拉么 (la:tʰa:mil-tæ:ʃwʌ-lə:my) 的耐心，也感谢其他摩梭朋友们的鼓励与帮助。笔者汉语、摩梭话能力都有限，不足之处请读者指正。

^② 见 Guillaume Jacques and Alexis Michaud, “Approaching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three highly eroded Sino-Tibetan languages: Naxi, Na and Laze,” *Diachronica* 28, no. 4 (2011): 468-498.

线调（contour tones）不同^①。亚洲最著名的声调系统此种变调现象是目前藏缅语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②。

关于永宁摩梭话的学术著作近年来相当丰富，其中包括一本语法参考书（博士论文）以及数篇文章^③。为了再深入地研究此语言，还需要收集相当丰富的长篇语料。可靠、丰富的长篇语料是研究摩梭话各方面不可代替的基础。作者目前正在收集整理此语言的长篇语料，本文将同时介绍这项工作，并在文后附上一篇已整理完毕的资料。

一、关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口传语言与文化研究所（CNRS-LACITO）多媒体资料库

本文作者整理完毕资料，将逐次录入到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口传语言与文化研究所（CNRS-LACITO）的多媒体资料库。每一篇语料录入资料库后，都可以在网上查到其录音及“四行翻译”：本语言国际音标记音，逐句翻译（中文和法文），逐词注释（目前只有法文）、以及整篇中文翻译整理。下面先介绍一下多媒体资料库。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口传语言与文化研究所（CNRS-LACITO）的多媒体资料库提供免费网上访问及下载服务，其主要内容为濒临消失语言的长篇语料文件：录音或

^① 关于汉语： Philip Rose, “Acoustics and phonology of complex tone sandhi: An analysis of disyllabic lexical tone sandhi in the Zhenhai variety of Wu Chinese,” *Phonetica* 47 (1990): 1-35; Philip Rose, “Cantonese citation tones,” in *Vocal fold physiology: Controlling complexity and chaos*, ed. Pamela Davis and Neville Fletcher (San Diego, 1995), 307-324; 关于越南语： Alexis Michaud, “Final consonants and glottalization: new perspectives from Hanoi Vietnamese,” *Phonetica* 61, no. 2-3 (2004): 119-146; Marc Brunelle, “Tone perception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Vietnamese,” *Journal of Phonetics* 37 (2009): 79-96; Marc Brunelle, Nguyễn Khắc Hùng, and Nguyễn Duy Dương, “A Laryngographic and Laryngoscopic Study of Northern Vietnamese Tones,” *Phonetica* 67, no. 3 (2010): 147-169; 关于尼泊尔达芒语： Martine Mazaudon, “On tone in Tamang and neighbouring languages: synchrony and diachrony,” in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of tonal phenomena: Tonogenesis, Japanese Accentology, and Other Topics,”* ed. Shigeki Kaji (Tokyo: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2005), 79-96; Martine Mazaudon and Alexis Michaud, “Tonal contrasts and initial consonants: a case study of Tamang, a ‘missing link’ in tonogenesis,” *Phonetica* 65, no. 4 (2008): 231-256.

^② 见 Jackson T.-S. Sun (孙天心), “Variegated tonal developments in Tibetan,” in *Language variation: papers on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he Sinosphere and the Indosphere in honour of James A. Matisoff*, ed. David Bradley et al.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2003), 35-51; 孙天心“嘉戎語組語言的音高：兩個個案研究”，*語言研究* 25, no. 1 (2005): 50-59 页; 孙天心“嘉戎語組語言的音高：兩個個案研究”，*語言研究* 25, no. 1 (2005): 50-59 页; Larry M. Hyman, *Kuki-Thaadaw: an African tone system in Southeast Asia* (Berkeley: UC Berkeley, 2007); Alexis Michaud and He Xueguang, “Reassociated tones and coalescent syllables in Naxi (Tibeto-Burman),”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37, no. 3 (2007): 237-255; Jonathan Evans, “‘African’ tone in the Sinospher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 no. 3 (2008): 463-490; Guillaume Jacques, “Tonal alternations in the Pumi verbal system,”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 no. 2 (2011).

^③ 如： Liberty Lidz, “A descriptive grammar of Yongning Na (Mosuo)” (University of Texas,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2010), <https://repositories.lib.utexas.edu/bitstream/handle/2152/ETD-UT-2010-12-2643/LIDZ-DISSERTATION.pdf>; Liberty Lidz, “Evidentiality in Yongning Na (Mosuo),”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0, no. 2 (2007): 45-87; 杨振红“摩梭话概况”，《摩梭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1960-2005)》，主编：拉他咪达石，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28-64 页；Yang Zhenhong, “An overview of the Mosuo language,”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2, no. 2 (2009): 1-44; Alexis Michaud, “Phonemic and tonal analysis of Yongning Na,”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37, no. 2 (2008): 159-196; Alexis Michaud and Jacqueline Vaissière, “Perceptual transcription and acoustic data: the example of /i/ in Yongning Na (Tibeto-Burman),”*中国语音学报* 2 (2009): 10-17 页; Alexis Michaud, “The tones of numerals and numeral-plus-classifier phrases: on structural similarities between Naxi, Na and Laze,”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4, no. 1 (2011): 1-26.

录像以及详细的记音、注释、翻译。这些资料都源于研究员们第一手的本地调查：在当地的自然语境中录制并与发音人共同进行后期注解工作。目的在于世界濒临消失语言的档案化及科学的研究。该语言库的亚洲及太平洋语言区域资料尤为丰富。其地址为：

http://lacito.vjf.cnrs.fr/archivage/presentation_en.htm

LACITO 多媒体数码化语言库成立至今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在人手极其有限（两名研究员及一名工程师）的情况下坚持不懈，使得资料库初具规模。它的管理工具模板、技术架构以 XML、Unicode、Dublin Core、OLAC 等通用标准为基础，便于更新简化。LACITO 资料库工具模板采用简化技术，使得此资料库工具模板可以为众多不同的研究机构所应用^①。

LACITO 多媒体数码化语言库中的亚洲语言资料相当丰富，包括汉藏语族的 Bahing、Chang Naga、Hayu、嘉绒语茶堡话（Japhug）、Koyi Rai、Lahu、Limbu、达芒语（Tamang）与 Thulung Rai。这些资料都是调查者本人与讲述人合作翻译注释的，可以说这些资料是许多大著作的基础^②。

二、调查整理研究的过程

（一）调查方式介绍

本文作者采用传统的实地语言调查方式^③。年复一年，日积月累出相当丰富，至今已录有四十余个录音文件，长度不一（有一个不到两分钟时间，另一个超过二十五分

^① 见 Boyd Michailovsky, Alexis Michaud, and Séverine Guillaume, “A simple architecture for the fine-grained documentation of endangered languages: the LACITO multimedia archive” (presented at the Oriental-COCOSDA 2011, October 26th-28th, 2011, Hsinchu, Taiwan, 2011; <http://halshs.archives-ouvertes.fr/halshs-00620893/>).

^② 如：Boyd Michailovsky, *La langue hayu*, ed. Sylvain Auroux, Sciences du langage (Paris: CNRS Editions, 1988); Boyd Michailovsky, “Hayu,” in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ed. Graham Thurgood and Randy LaPoll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518-532; 向柏霖，《嘉绒语研究》(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Martine Mazaudon, “Tibeto-Burman tonogenetic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 no. 2 (1977): 1-123; Martine Mazaudon, “From discourse to grammar in Tamang: topic, focus, intensifiers and subordination,” in *Language Variation: Papers on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he Sinosphere and in the Indosphere in honour of James A. Matisoff*, ed. David Bradley et al., Pacific Linguistics (Canberra: A.N.U., 2003), 145-157; Martine Mazaudon, “Tamang,” in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ed. Graham Thurgood and Randy LaPolla (London: Routledge, 2003), 291-314; Mazaudon, “On tone in Tamang and neighbouring languages: synchrony and diachrony”; James A. Matisoff, *The Grammar of Lahu*, Linguistics 75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1973); James A. Matisoff, *The Dictionary of Lahu*,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Linguistics 111 (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③ 见 André Martinet, *La Description phonologique avec application au parler franco-provençal d'Hauteville (Savoie)* (Genève: Droz, 1956); Luc Bouquiaux and Jacqueline Thomas, *Enquête et description des langues à tradition orale*, vol. 2nd edition 1976 (Paris: Société d'études linguistiques et anthropologiques de France, 1971); Paul Newman and Martha Ratliff,

钟）。记音注释翻译的过程很漫长，大体而言，一分钟录音时间需要一个小时的记音翻译、再加上一个多小时加注时间 (interlinear morphemic glossing)。记音按照作者的音位归纳^①：音位归纳依据合作者本人的发音而进行，所以记音能够很完整地反映她发音中的音位对立与声调对立。记音符号一律采用国际音标，如：声调标注采用赵元任先生设计、国际语音学协会批准的符号：˥为高调、˧为中调、˨为低调、˩为低到高的调、˧˥为中到高的调。永宁话没有低高与低中调的对立，所以低高调˩，据我现在的了解，也可以写作低中调˧。

还有一个符号需要说明：| 记录为两个语段的界限。变调现象是在这个单位内出现的。

录音资料的注释也依据由本文作者第一手收集的词汇表进行。这词汇表已经录入到柏克莱大学《汉藏语词源学分类词典》(Sino-Tibet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简称 STEDT 数码资料库，网上查阅地址：<http://stedt.berkeley.edu/>)。在记音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记音时，最好需要与讲述者本人一起记。有一段时间，由于讲述人 (F4) 的时间有限，另请了另一位摩梭人 (M23) 帮助记音工作，后来又与 F4 核对了全部资料。由于年龄段的语言能力差异很大^②，另外找别个人来帮忙记音，效果通常不会非常准确。

注释工作是“纯手工”的工作。由于永宁摩梭话变调现象很多，Toolbox 等软件的自动注释功能没有真正的帮助，最合适的方式还是一个一个输入。这样工作虽然非常慢，但长篇语料的注释对研究者来说是学习此语言的好机会，能慢慢地更熟悉许多语音、语法、词译等现象。

对本文作者来说，法文母语注释翻译最为拿手精确，所以我先采用法语来翻译、注释。第二步的汉语翻译在很多情况下相当简单，因为摩梭话与汉语有一些（区域性的）共同点，而且摩梭人在今日在不同程度上能讲汉语，还可以批评指正汉语翻译。此外还将需要加上其他注释，如：汉语逐词翻译，并且最好还需要英文词译、句译与正文翻译等等。（从技术方面来讲，资料库可以具有多种不同翻译注释语言，由用户自己选择。）但由于这个工作需要很多时间，目前这项工作只能先放一放，等待将来

^① *Linguistic fieldw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Claire Bowern, *Linguistic fieldwork: a practical guide* (Basingstoke [Engl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② Michaud, “Phonemic and tonal analysis of Yongning Na.”

^② 见米可 (Alexis Michaud) 与拉他咪·达石，“云南省丽江市永宁区域摩梭话中濒临消失的声调与音位”，丽江民族研究 4 (2010): 344-355 页。

去做，或者请其他人来完善，如：英文正文翻译，最好请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写。LACITO 资料库里目前已经可以查到本文作者的三篇有完整汉语注释的录音语料：一篇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从先中甸县）三坝纳西族乡东坝行政村次恩丁自然村纳西语的故事，及两篇四川凉山州木里县屋脚乡拉热话（木里水田话）的故事。可直接查到的网址为：

http://lacito.vjf.cnrs.fr/archivage/languages/Na_en.htm

http://lacito.vjf.cnrs.fr/archivage/languages/Laze_en.htm

http://lacito.vjf.cnrs.fr/archivage/languages/Naxi_en.htm

（二）语言研究与口传文化研究：长篇语料的民族学、人类学含义

永宁乡的口传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简化，摩梭人传统的一部分口传文化在永宁坝子业已失传。由于半个世纪的快速社会变动，像《永宁纳西族社会及母系制调查》（上、中、下三本，1986 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中所记录的一些故事，已完全失传，还有一些故事，虽大体还有人能讲，但很多细节如人物名称已不可考。摩梭人以前有丰富的当地宗教传统，但在今日，宗教祭师（摩梭话名称：/da+pɔ˧/, 音译：达巴）已经非常少了^①。

但上世纪四零、五零年代出生的摩梭人，还是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能说很完整流利的摩梭话，使得当前的语言调查还是具有其重要的意义。虽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会觉得，记录注释翻译的这些资料比较朴素单调，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资料反映了一位摩梭人对自己文化的一些了解，让我们了解传统处世态度和做人标准是怎样在日常生活反映出来的。依从这个角度，这样的资料，对研究民间文化不无助益。

作为语言学专业的调查者，我经常会向合作人强调：我的目的不是采风（收集民间文学）而是研究白话，对我来说记录故事只是研究语言的手段之一，讲得完整不完整没有关系。因为常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录传统故事，讲得不够精彩准确，不敢参加采风工作。以上的说明有时会让人更容易接受邀请，相当轻松地讲一些故事。所讲的内容是本语言合作人自己选的，有人则愿意讲大道理，有人愿意讲鬼神的故事，等等。语言的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语言学家希望能记录可靠丰富的资料。这些随性记录的故事，是很有活力与魅力的。这或许是这项工作中的一个二律背反：因为不

^① 关于“达巴”，见杨学政，“达巴教与东巴教比较研究”，《宗教论稿》（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103-196 页。

强烈要求深刻的文化内容，所以反而能得到真正的民间口传文化资料。因为这个工作是语言学家来进行，没有民族学方面的理论要证明，所以其实能给民族学家提供一些可以长期使用的研究资料。

（三）关于翻译选择

民间故事的汉文翻译，有的拥有很高的文学水平，如木丽春先生的《纳西族民间故事集》（2007 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文笔出色，故事好读有趣。木丽春先生的故事集中，有一些故事来自摩梭地区，但因为作者以实现“创生纳西族新文化”为目的（见该著作第 404 页），所以无法从其著作中得到关于原来版本的更多信息。语言学家则离不开他所记录的资料原版，因此其所提供的翻译，主要是帮助读者阅读了解原文。更书面化、文学化的版本，在淳朴资料的基础上是后来人可以创造的，而本语言的资料反倒是不能从翻译资料得回来的。语言学家提供的资料可能将会启发其它人来写更文学化的版本，作为下一代作家的灵感来源之一。

三、长篇语料例子：《摩梭人丧葬仪式中的“斯克”仪式是怎么来的？》

这个故事在 2006、2007、2008 年分别录了三次，以便通过比较来深入研究语法、语音等方面。其中两个讲述版本已有记音注释翻译（中文题目是拉他咪•达石起的，第一个讲述版本由拉他咪•达石修改审定）。下文为第三个讲述版本。希望读者看了下面的内容（整篇整理翻译与逐句翻译）会有兴趣上网去看、听 LACITO 资料库中的多媒体语料。

（一）整理文：

《摩梭人丧葬仪式中的“斯克”仪式是怎么来的？》（整理文）：

从前，传说有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家人，家里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年长的是男孩。这个故事其实跟一句谚语有关：“黑狗不得午饭、（嫁出去的）女孩不得晚饭”。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这句谚语里面那只黑狗和那个女人的故事。讲的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事情！

那两兄妹呢，哥哥到深山狩猎去了，在深山住下来了，几年都没有回来家里。他妹妹长大了，哥哥一直没回来。哥哥去哪里了，是否已经不在世了，都没人知道。然后，妹妹就被许配给人家了。

在结婚的那天，哥哥刚好跟着自己的猎狗到了垭口，追着追着就追到了妹妹嫁给的那一家人的房门口。就好像狗通人性感觉到了他妹妹要结婚了似的。到了人家门口的时候，客人正在按照长幼尊卑的顺序入座，狗就跳进了人家门。这家人看见这条陌生的狗就说：“狗啊，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快点走开吧！”但怎么也赶不走这条狗。哥哥在外边听见就也跳进院子去。人家心里都想：“这可能是个乞丐吧，咱们快一点把他连狗一起赶走吧！”但怎么也赶不走他们，所以只好给他一个最角落里的座位。

宾客都坐好了，就要开饭了。贵客围坐在火塘旁边，而哥哥却坐在离火塘最远的小角落。给贵客分的是大块大块的猪排骨肉，最后才给哥哥小小的、不好的一块肉。倒酒的时候，先给贵宾倒，最后才轮到哥哥。人人都举起酒碗来祝酒。哥哥却把肉扔给他的狗，说：“如果饭不够，没心情吃！（谚语）这块肉，给狗你吃了吧！”又把酒撒在地上，说：“如果酒不够，喝得不过瘾！（谚语）这碗酒，黑土喝了吧！”咦，客人想：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人是谁？其中有个人知道她娘家的事情，就想：“啊呀！这个妹妹，她有一个哥哥，在深山老林里住，有好几年了……今天来的那个人会不会是他哥哥呢？”于是他就跟周围的人说了起来，就传到妹妹的耳朵里。妹妹跑过来了，一看，两兄妹就互相认了出来。哥哥认出妹妹以后，就站了起来，说：“如果饭不够，没心情吃！如果酒不够，喝得不过瘾！”（注：此处，讲述人改变一下故事：哥哥对着妹妹以后，又再次撒了酒、说出他的不满。）哥哥把那碗酒又撒在地上了，然后披上毡子，跑了！妹妹呢，大声说：“这是我哥哥！”，然后抓住他的披毡不放：“哥哥啊……你是我哥哥啊！我不知道你来了！对你态度不好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不是我的错！”哥哥拔出他的佩刀，把妹妹抓着的披毡割掉一块，妹妹就被摔倒在地。但妹妹又爬起来，抓住另外一襟，他把另外一襟也割掉一块，又让妹妹跌倒了。哥哥因为人家对他招待不好，非常地伤心，他说：“我这做哥哥的，却被你们这样对待，真是一点不懂规矩！”说完，他跑掉了。

妹妹哭啊哭，往他哥哥胳膊的方向抓了最后一下，就伤心地死掉了！

哥哥走了，他边走边想：“啊呀！我家妹妹，怎么能嫁到这么一家！我自己妹妹看见我，却对我非常瞧不起！我确实是非常穷的那种人，住在深山，变得像野兽一样

的了！回到平地，人们看我就像看见野兽一样！”他反复想发生过的那件事，就后悔了：“不行！那是我亲妹妹，她一定非常想我，而我跑了，没有听她在认出来我以后所说的好话！”

两兄妹的母亲也在婚宴上，她对女儿的婆家说：“你们对待我儿子太不好了！”但妹妹已经死了，就要把她火葬，居然就烧不化妹妹的尸体。三天三夜一直都在烧，但没办法烧化了！于是有人就又去找哥哥，对他说：“对不起，你妹妹死了，对不起！请你跟你妹妹道别、让她安心离开人间！拜托了！”于是，哥哥来到他妹妹的火葬场，又割掉了身上披毡的一块，扔到火里说：“妹妹啊……哥哥走了，几年过去了，你不认识哥哥了，这其实没什么奇怪的，这是可以原谅的。哥哥对你没有不好的感觉。我是对娶你的那一家才有不好的想法。我对你没有不高兴的想法。你别心烦了，你不要不甘心！现在，你的身体要烧了、要化了！”传说哥哥是这样讲的。他说完了、把毡子块扔到妹妹的身体上，妹妹的尸体在那个时刻就烧化了！

纳人（摩梭人），永宁坝子的人呢，如果女人要嫁出去，在过去，人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反映在这句谚语上：“晚饭没有已婚女孩的份，午饭没有狗的份”。午饭的时候，没有狗的份！（狗只有早上、晚上吃两顿。）而已婚女孩不在她原来的家吃晚饭，是因为她已经离开了那一家：她虽然可以回她母亲家，但赶不上在自己母亲家过夜，晚饭前得回自己的新家，管新家。

在过去，有《忠克》、《斯克》两种仪式！一个摩梭人家出嫁的女人过世，在葬礼上娘家的舅舅要举行《斯克》仪式来哀悼她，这个仪式原始意义上是去婆家讨要过世的女人，表达对过世女人的不舍和怜爱。仪式开始的时候，娘家人要大声地高喊着“啊嘿嘿！”（一种挑衅的声音），上路去婆家。全家、全村都要一起去的。到了婆家门口，要喊：“《斯克》舅舅回来了！”婆家人要叩着头，娘家人一边喊着“啊嘿嘿！”，一边往门槛上砍一刀，发出“啪、啪、啪”的声音，还要跳跃起来，假装要砍倒婆家房子的柱子（来的人假装要砍掉房子的柱子，是进一步把声势造大，认为娘家的女人为婆家操持家务劳苦功高。今天，仪式的内容已没有挑衅、没有冲突，只是表演性质，增加葬礼气氛）。要表演出愤怒的样子。婆家人则叩头，嘴里不住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啊，我的女儿嫁出去了，那么如果将来在我女孩去世的时候，我们纳人（摩梭人）、永宁坝子纳人呢，都应该去她婆家吃守孝的那一顿呢。要拿各种礼物，腊肉（琵琶肉）什么的。其实，按老规矩，“斯克”人不要拿任何礼物来，不要跟请客的

婆家分我们的好食物！娘家人什么也不拿，就是去他们那边让他们给饭吃！可是在今天的风俗里面，《斯克》人只是假装生气一下，还是会像其他来宾一样，带着礼物去。

这些事情，是我的奶奶给我讲过的，在很早以前！（注：讲话的人对自己用“阿妈”这种称呼，对自己奶奶用“祖母” /ə̂tʂɪ/ 这个称呼而不用“奶奶”，等于用她的孩子对那位祖先的称呼。）我其实没有见过《斯克》仪式！据她讲的，在过去，人去世后就是要这么做的！

注：这个故事，有其它不同的讲述版本，比如：《永宁纳西族社会及母系制调查》（昆明：民族出版社，国家民委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省编辑组编，1986 年，第三本第 114 页）中记录以下版本：

“古时候有一个撵山手叫洪力瓜胡如，自幼离家，天天撵山。一日行到阿力挖，正碰上一家人接亲办酒，洪力瓜胡如来到了这家人的院子里，被安置在下面坐，洪力瓜胡如认出了新郎的母亲是他自己的姐姐，而姐姐却不知道这个过路人是弟弟。到上酒，上肉时，只按一般宾客招待，瓜胡如心里不高兴，把酒洒在地下，把肉喂了猎犬，含怒离席。他的姐姐这时才认出了弟弟，深感失礼，连忙追赶出来，抓住了瓜胡如的披毡，弟弟用刀把披毡角割下，继续走他的路。姐姐又追上，抓住他的小襟，瓜胡如把小襟割下扬长而去。追不到弟弟，姐姐就气死了。火葬她的时候，烧了三天三夜烧不化，有人想到可能是她看不见弟弟心不死，把她弟弟割下的披毡和衣角丢到火种，果然瞬息就烧化了。

纳西族[摩梭人]嫁出去的妇女死去，她的兄弟去男家追问，送葬时披白毡，毡上预先挂一些碎布扯下丢在火里等习俗，均是由此而来。”

那个版本的调查地点为永宁温泉县（那本著作中只提供访问对象总目录，没有标注这篇故事是哪位讲的）。

另见严汝娴与宋兆麟（1984 年）《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第二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70-171 页：“如果是娶妻的人家死了媳妇，男方要派人通知娘家，娘家要派死者的兄弟或舅舅参加丧事活动。除正常病故者外，舅舅要皮盔戴甲，到女方家后先砍门坎三下，进行验尸，检查无误后才言归于好，双方共同料理丧事，否则会引起严重纠纷。”

“黑狗不得午饭、女孩不得晚饭”这句谚语，对照拖支乡的“黑狗不喂午饭，妇女不分地方”（《永宁纳西族社会及母系制调查》第三本第 309 页）。拖支乡调查组只提出这句谚语“有歧视妇女的含义”，但从摩梭传统文化的角度，不做详细解释没有解释。1950 年于拖支乡收集到的“黑狗不喂午饭，妇女不分地方”，虽然比 2006 年永宁乡巴搓古村收集到的“黑狗不得午饭、（嫁出去的）女孩不得晚饭”早半个世纪左右，可是后者可能是更早一些的说法。因为摩梭人不歧视狗，反倒把它看做人类的亲朋友（见《人和狗交换寿命》的故事），所以“黑狗不喂午饭，妇女不分地方”这种说法听起来不很符合摩梭传统世界观。可以假设这句是在“黑狗不得午饭、（嫁出去的）女孩不得晚饭”的基础上创造的新说法。《永宁纳西族社会及母系制调查》中强调，这句属于“男子汉”背着女性用的“相当普遍”歧视说法，其年代不一定早。

（二）原文对照翻译：

注：一、小竖杠 | 是国际音标界限符号，这里用它来区分两个声调段（tone groups）的界限。声调段是永宁摩梭话中一个很重要的音位单位。二、<>号是国际上常用的记音符号：如果发音合作人后来说明，曾有一个词或一整段是说错的，我们还是会记录每个音，而用<>符号来指出哪一段是说错了的。如：pi˧˥-h˧˥ | <pi˧˥>这段记音表示，最后的 pi˧˥是多余的，说错了的。

1 ə˧˥-ji˧˥-ʂw˥-ji˧˥ dʐu˧˥, | tʂʰw˧˥-ni˧˥ gy˧˥-ni˧˥ tsu˧˥ my˧˥: |

从前的话……传说有了这样一件事情（直译：“传说过得这样的”）/传说从前有这样一个故事：

2 qɯ˧˥-zi˧˥-i˧˥ dʐu˧˥ | tʰi˧˥, | <mmm...> tʂʰw˧˥-ni˧˥ | pi˧˥-ni˧˥ tsu˧˥ my˧˥, | æ˧˥-ʂæ˧˥-qʰwʂ˧˥ tʂʰw˧˥ dʐu˧˥,
| ə˧˥-gi˧˥!

有一家人……是这样讲的，这个故事，是吧？

3 k^hv^lmi^l | zu^l mə^l-q^hu^l-hī^l | tʂ^hw^l dzu^l, | « k^hv^lna^l zu^l mə^l-q^hu^l, | my^lmi^l tʂ^hw^l mə^l-ki^l » | pi^l-hī^l | tʂ^hw^l dzu^l |

不得午饭的那一只狗……“黑狗不得午饭、（嫁出去的）女孩不得晚饭”这句（谚语）……/有句谚语是：“黑狗不得午饭、女孩不得晚饭”，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这句谚语里面那只黑狗的故事。

4 o^ltse^l ji^l-zo^l | tʂ^hw^lni^l | pi^l-hī^l | <pi^l >? | k^hv^lmi^l | zu^l mə^l-q^hu^l-hī^l | tʂ^hw^l dzu^l, |

为什么这样说？有一只得不到午饭的狗……（=那个故事啊，讲的有一只中午得不到饭吃的狗……）

5 zo^lno^l, | my^lz^hu^l-ni^lmi^l-by^l | <tʂε^l> [z^hw^l] ni^l tsu^l my^l!

那么，讲的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事情）！/讲的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事情！

6 <ni^l...> my^lz^hu^l-ni^lmi^l | tʂ^hw^l-z^hu^l | t^hi^l | o^lji^l-ʂ^hu^lji^l... |

兄妹，他们两个，在从前……

7 æ^lmy^l dzu^l, | o^lji^l-ʂ^hu^lji^l, | d^hzi^lk^hu^l | k^hv^lsæ^l-h^hw^l-ni^l tsu^l my^l! |

年长者的（=哥哥），从前，到深山狩猎去了！

8 d^hzi^lk^hu^l | k^hv^lsæ^l h^hw^l! | t^hi^l | d^hzi^lk^hu^l | t^hi^l-d^hzi^l... | t^hi^l-d^hzi^l dzu^l! | q^hu^l-so^l-k^hv^l | lə^l-mə^l-tʂ^hw^l tsu^l my^l. |

（他）到深山狩猎去了！然后，在深山住了……住下来了！几年（都）没有回来（家里）。

9 t^hi^l, | go^lmi^l | lə^l-q^hu^l,

然后，（他）妹妹长大了，

10 t^hiʌ, | æ˧my˥ | lə˧-mə˧-ts^hwu˩, dzu˩ | t^hiʌ |

然后，哥哥没回来，那么，

11 æ˧my˧ ts^hwu˧-y˥ dzu˩, | zo˩qo˧ hui˧-ze˧, | lə˧-swi˧-ze˧, | mə˧-do˧, | pi˧-zo˧ | t^hiʌ, | go˧mi˧-hĩ˧-ki˧-ki˩, tsu˩ my˩ ||

哥哥呢，哪里去了，（是否已经）不在世了，不知道（直译：“不见”），那么，妹妹许给人家了（=嫁出去了）。

12 go˧mi˧ hĩ˧-ki˧-ki˩, dzu˩ | t^hiʌ, | t^hy˧ni˧, dzu˩, | <mmm...> æ˧my˥, | dzu˩ | t^hiʌ, |

妹妹许给人家了，那么，（庆祝婚姻的）那天……哥哥呢，

13 k^hy˧mi˧-ŋw˥ | t^hiʌ, | t^hy˧ni˧ dzu˩, | go˧mi˧ hĩ˧-ki˧-ki˩, | pi˧, | qw˧-di˧-qo˧ t^hy˩, dzu˩ | t^hiʌ |
k^hy˧mi˧ dzu˩ | t^hiʌ, |

狗啊……那天，妹妹（刚好）在结婚（=在庆祝婚姻），而（狗）到了（陌生的地方），那么，

14 <æ˧my˥, | ni˧-ky˥...> k^hy˧mi˧-la˥ | æ˧my˥ | dzu˩, | k^hy˧ | lə˧-sæ˩, | lə˧-sæ˩-zo˩, |
dzi˩na˩mi˩-ku˩ t^hy˧qo˧ | lə˧-ts^hwu˩ dzu˩, | qo˩qa˩-ku˩ t^hy˧-ni˧ tsu˩ my˩! |

猎狗和哥哥在狩猎，得狩猎，（就）到了深山老林那边，（后来猎狗）到了垭口，

15 k^hy˧mi˧-ŋw˥ | lə˧-se˧-hu˩, | qo˩qa˩-ku˩ t^hy˧-hu˩, | dzu˩ t^hiʌ, | <ə...>
(猎) 狗走掉了（跑走了），到垭口上，那么……

16 go˧mi˧ | hĩ˧-ki˧-ki˩ t^hy˩, | k^hy˧mi˧-ŋw˥ | ny˧-p^hæ˧-di˧, tsu˩ my˩. |

妹妹嫁给人那（件事情），（猎）狗像闻到了似的。

17 t^hi^l, | k^hy^lmi^l-ηw^l, | t^hi^l, | <lət...> | lət-se^l, | lət-se^l, | lət-se^l-zo^l, | qo^lqa^l-ηw^l | lət-
bæ^l, | lət-bæ^l, | lət-bæ^l, | lət-bæ^l-zo^l, | t^hi^l,

那么，狗走了走了，（一直）要走，（猎狗）从垭口跑了，（一直）要跑，

18 go^lmi^l | t^hi^l-ki^l-h^hi^l ts^hw^l-zi^l | a^lk^u h^hw^l, ts^u my^l.

（猎狗）去了妹妹嫁给的那一家的房子。

19 t^hi^l, | go^lmi^l | t^hi^l-ki^l-h^hi^l ts^hw^l-zi^l | a^lk^u t^hy^l, dzu^l | t^hi^l, <g...>

那么，到了妹妹嫁给的那一家的房子，就.....

20 k^hy^lk^hy^l | t^hi^l, | h^hi^l=jæ^l | h^hi^lbæ^l dzu^l, | t^hi^l-dzi^l-k^hw^l ts^u my^l.

（根据）座位顺序，（主人）让人们，客人，坐下来了。

21 k^hy^lmi^l-ηw^l, | qw^l-ts^ho^l-ηw^l, | ts^hw^l a^lk^u h^hw^l dzu^l, | « tse^lts^hy^l-k^hy^l, | no^l | my^lt^he^l
se^l! » | pi^l ts^u my^l, | t^hi^l, |

（猎）狗跳（进去）了这一家，（人家看这个陌生的狗）说了：“狗啊，（这不是你的地方，）你下去了吧！”，然后，

22 h^hi^lbæ^l | ts^hw^l-t^he^l | t^hi^l, | k^hy^lmi^l | lət-di^l, | k^hy^lmi^l-ηw^l mət-h^hw^l, | pi^l ts^u my^l.

这些客人赶了（猎）狗（=想让狗走），（可是）狗呢，没走！

23 « tse^lts^hy^l-k^hy^l », | pi^l, | qw^l-nj^hy^l mət-h^hw^l, | k^hy^lmi^l-ηw^l | mæ^lqo^l t^hi^l-dzi^l-ηw^l | t^hi^l-
dzi^l, | pi^l ts^u my^l.

“狗啊！”（人家又说，但是）狗一直不走，在（房间）后面坐着坐。

24 t^hi/, | h^hbæt̪ ts^hwi-t^hci/ | qw^h-ta^h k^hy^hk^hy/ | t^hi^h-dzi^h-k^hwi/ tsu^h my/. |

然后，那些客人都按照座位顺序坐下来了。

25 t^hi^h-dzi^h-k^hwi/ dzu/ | t^hi/, | æ^hmy^h ts^hwi-v/ dzu/, | a^hp^hu/ t^hi^h-h^ht̪ tsu^h my/. |

(他们) 坐下来的时候，哥哥呢，在外边站着。

26 « ha^hmi/ qw^h-v^h-p^hæ^hdi^h-zo/! » t^hi/, | <t^hc...>

“（这个人）好像是是一个乞丐吧”，（参加婚礼的人们想了），然后，

27 « ha^hmi-h^h/ | t^hv^h-v/ | l^he^h-di/, my^ht^heu k^hy^h/, | k^hv^hmi/ | l^he^h-di/ | my^ht^heu k^hy^h/, | ts^hwi-k^hv^hmi/ ts^hwi-j^hy/ | ts^hi^hni^h | e^htso^h ji^h-ni/ », | pi^h-zo/, | ts^hwi-ni^h zw^hy^h-ni^h, tsu^h my/. |

“这个乞丐，（咱么）要赶走了（吧）、扔出去了（直译：往下扔了）！狗（也）要赶走了（吧）、扔出去了（直译：往下扔了）！这只狗今天（来）干什么呢！”（人家）是这么说的。

28 t^hi/, | dzu/, gi/ dzu/, | t^hi/, | h^hi=æ/ | t^hi/, æ^hmy^h | t^hi/, | <su^hdze/ > [t^hæ^h] | mə^h-hu^h, | t^hi^h-dzi^h-k^hwi/ tsu^h my/. |

然后呢，人家……（因为）哥哥实在（赶）不走，（所以人家）让他坐下来了（=让给了他一个座位）。

29 t^hi^h-dzi^h-k^hwi/, | mæ^hqo/ dzi^h-k^hwi/, | tsu^h my/. |

坐下来呢，让（他）在后面坐（=给他的座位在房间的最后面）。

30 h^hbæt̪ dzu/, | qw^h-ta^h ts^hwi/, | t^hi^h-dzi^h-k^hwi/;

客人都来了，（主人就）让他们坐下来。一般的宾客（直译：小人）坐在房间的下面部分（=离火塘远的地方）。

31 <ə... qɯl-hi| | dzu|, ku˧˥qʰwɤ|... tsʰɯ˧qo˧,> qɯl-hi| | <ku˧˥qʰwɤ| dzi˧˥-kʰɯ|>
[gɤ˧˥dʐɤ˧ dzi˧˥-kʰɯ|]; | tɕi˧˥-hi|, | mæ˧˧qo˧ dzi˧|.

嗯……（婆家人）让贵宾坐在火塘旁边（上座。直译：“上面部分”）。

32 tsʰɯ˧ni˧, | qɯ˧˧-dzi˧|, | qɯ˧˧-dzi˧|, | qɯ˧˧-dzi˧|, | qɯ˧˧-dzi˧-ηɯ˧|, | tsʰɯ˧ æ˧˧my˧ dzu|, |
mæ˧˧qo˧! | mæ˧˧qo˧ tʰv˧, tsɯ˧ my˧. |

（客人们）这样坐下了、坐下了、坐下了，（而）哥哥在最后面最后面。（注：那个房间是/zɪ˧˧mi˧/“依咪”：有火塘的房间。哥哥坐在最后角落里）

33 mæ˧˧qo˧ tʰv˧, dzu| | tʰi˧, <ə...> tʰi˧, | wɤ˧, | tʰi˧-dzi˧-se˧, dzu| | tʰi˧, <ə...> ha˧ dzɯ˧-
hu˧-ze˧, tsɯ˧ my˧! | ha˧ dzɯ˧-hu˧! |

到了房间最后面，那么，（人家都）坐好了，那么，要吃饭了！要吃饭！

34 pʰv˧˧qɯ˧ ji˧˧-hu˧-ze˧, tsɯ˧ my˧! |

这是要（很）注意的！（=什么样的饭给谁，这是主人需要很关心的问题）

35 pʰv˧˧qɯ˧ ji˧˧, | ha˧ dzɯ˧ dzu|, | ə˧˧ji˧-ʂɯ˧ji˧ dzu| | tʰi˧, |

（要）注意（的是：）从前，

36 sə˧ tsʰɯ˧, | bu˧˧-kɔ˧-tsʰɯ˧, | qɯ˧˧-pʰæ˧, | qɯ˧˧-ɿɯ˧ qɯ˧˧-ɿɯ˧ qɯ˧˧-ɿɯ˧ | hæ˧-ky˧-ze˧ mæ˧! |
qɯ˧˧-hi˧-ki˧ dzu|, | qɯ˧˧-hi˧ tʰi˧-ki˧; |

肉呢，猪排骨呢，大块（地煮）呢，就一块一块一块地切！给贵宾的，是给大块的，

37 tɕiɿ-hiɿ-kiɿ dzuɿ, | tɕiɿ-hiɿ tʰiɿ-kiɿ. | tʂʰwɿ-niɿ jiɿ, dzuɿ | tʰiɿ,

一般的宾客，就给小的（肉块），是这样做的，然后，

38 qʷiɿ-hiɿ-kiɿ, | lət-qʰæɿ, | lət-qʰæɿ, | lət-qʰæɿ, | mætqoɿ tʰyɿ, dzuɿ, | tʂʰwɿ ætmyɿ-kiɿ tʰyɿ-kwɿ | tʰiɿ | <mət-kaɿ-hiɿ seɿ, > mət-dzɿ-hiɿ, | ætmyɿ tɕiɿ-hiɿ tʰyɿ-kʰwɿ ziɿ | tʰiɿ-kiɿ-huɿ, tsuɿ myɿ. |

给贵宾分肉（以后），等轮到了（房间最）后面给哥哥（一份肉）的时候，给了不好的、小小的一块。

39 ciɿ-çilɿloɿ, | piɿ-kvɿ tsuɿ myɿ, | tʂʰwɿ-kʰwɿ dzuɿ! |

（给他的）那一块，是细细的小猪肋骨！

40 tʰiɿ, | seɿ lət-qʰæɿ, | myɿ dzyɿ tɕiɿ, | tʰiɿ, | lət-wuɿ-tʰuɿ-tɕuɿ, | zɿwɿ pʰyɿ-zeɿ, tsuɿ mæɿ! |

那么，肉分出去，放在下面（=在每个宾客的前面），后来就倒酒了！

41 zɿwɿ pʰyɿ, dzuɿ | tʰiɿ, kʰwɿ-kwɿ, | qʷiɿ-hiɿ tʂʰwɿ-tɕiɿ-kiɿ, | wɿ | zɿwɿ qʷiɿ-qʰwɿ; | qʷiɿ-qʰwɿ, | qʷiɿ-qʰwɿ, | qʷiɿ-qʰwɿ-ηwɿ | qʷiɿ-pʰyɿ, | wɿ | tʂʰwɿ ætmyɿ-kiɿ | zɿwɿ qʷiɿ-qʰwɿ tʰiɿ-pʰyɿ, tsuɿ myɿ. |

倒酒的话，（按照）座位顺序，（先）给（每一位）贵宾倒一碗酒，然后（=最后才）给哥哥一碗酒。

42 tʰiɿ, | qʷiɿ-qʰwɿ tʰiɿ-pʰyɿ dzuɿ | tʰiɿ, | <æt'm...> | h̥iɿ=jæɿ dzuɿ, | zɿwɿ tʰwɿ-huɿ-zeɿ, tsuɿ myɿ. |

然后，（因为每个人）倒了一碗，那么，人们要喝酒了。

43 gɣɿ-zɿl, | zoɿnoɿ, | « noɿ tʰwɿ! | njɣɿ tʰwɿ! » | piɿ-zoɿ, əɿ-giɿ! | tʰwɿ-huɿ | dzuɿ tʰiɿ, | tʂʰwɿ æɿmyɿ-ɳwɿ, gɣɿ-zɿl, tsuɿ myɿ!

(大家) 举(酒碗)：“你喝吧！我喝了，啊！”(=人家互相祝酒)，要喝酒了，那么，哥哥(也)举起来了(他的酒碗)。

44 tʰiɿ, seɿ tʰæɿ-huɿ-zeɿ, seɿ tʂʰwɿ-niɿ tʰæɿ-~tʰæɿ, zɿwɿ tʰwɿ-huɿ dzuɿ tʰiɿ, tʂʰwɿ æɿmyɿ-ɳwɿ dzuɿ,

然后，要吃肉了(直译：“要咬肉了”)，这样地吃肉、喝酒，那么，哥哥呢，

45 gɣɿ-zɿl! tʂʰwɿ-niɿ qwɿ-vɿ qwɿ-vɿ gɣɿ-zɿl, mæɿqoɿ tʰvɿ kwɣɿ-tçɿ-lal, tʰiɿ, tʂʰwɿ æɿmyɿ-ɳwɿ, æɿmyɿ-kiɿ tʰvɿ kwɣɿ-tçɿ-lal, æɿmyɿ tʂʰwɿ-niɿ piɿ tsuɿ myɿ:

人人(都)举起来酒碗(=祝酒)，这样的。倒了(房间的)最后面，那么，她哥哥呢，轮到哥哥，哥哥就是这样说的：

46 dzwɿ-gɣɿ dzwɿ-məɿ-gɣɿ, <mmm...> kʰvɿ-miɿ noɿ dzwɿ-hūɿ! piɿ-zoɿ, seɿ tʂʰwɿ-tyɿ ləɿ-zɿl-zoɿ, kʰvɿ-miɿ-kiɿ kwɣɿ, tsuɿ myɿ.

“吃得缺(饭)，就吃不下去！”(=“如果饭不够，没心情吃！”)(谚语)(我的)狗，你吃了吧！”说着，然后，(哥哥把他得到的一小块肉)扔给狗(吃)了！

47 tʰiɿ, <ə...> zɿwɿ tʂʰwɿ-qʰwɣɿ dzuɿ, ləɿ-tʰwɿ-zoɿ, <ə...> ləɿ-zɿl-kwɣɿ-tçɿ-lal, « tʰwɿ-gɣɿ tʰwɿ-məɿ-lyɿ, tʂɛɿ-naɿ noɿ tʰwɿ-hūɿ! » piɿ-zoɿ, myɿ-tçɿ-pʰvɿ tsuɿ myɿ.

那么……那碗酒，要喝了，他拿起来了(就说：“喝得缺(酒)，就喝不够！”(=“如果酒不够，喝得不过瘾！”)(谚语)(这碗酒)，(给)黑土喝了吧！”

48 t^hi/, e^hmi^h! ts^hw^h a^htso^h ji^hsw^h ji^h! ts^hw^h a^htso^h zw^h ji^h! e^hji^h-sw^h ji^h, dzu^h, ji^hsw^h,

pi^hdzu^h, ... hæ^h[-zw^h] ji^h-ze^h mæ^h! zo^hno^h dzu^h, hæ^h[-zw^h] ji^h-ze^h mæ^h, e^h-gi^h!

那么，唉！（客人想：）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怎么一回事？）（注：这句里面用“意思”这个汉语借词，讲故事的人马上发现，就作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呢？（注：这次用摩梭话的词汇、不用“意思”这个借词）在过去……“意思”，这是汉语，啊！现在有了（这个新的词），我们现在用汉语说（这个词），是不是！

49 e^hji^h-sw^h ji^h dzu^h, | « ts^hw^h | a^htso^h zw^h ji^h-ji^h! | q^ha^hni^h | dw^h-v^h ji^h! » | pi^h-zo^h, |
ts^hw^h ni^h | zw^h pi^h tsu^h my^h, | k^hv^h-k^hv^h h^hbæ^h | ts^hw^h-t^hc^hi^h-ηw^h.

从前（=回到故事），（客人们）这样说：“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50 t^hi/, <g...> sw^h-h^h dw^h-v^h t^hi^h-dzu^h, dzu^h, ts^hw^h-v^h dzu^h, sv^h-dy^h-ze^h, tsu^h my^h.

那么，（客人中）有一个人知道（娘家的情况），那个人就想了：

51 « e^hmi^h! e^hji^h-sw^h ji^h, ts^hw^h go^hmi^h ts^hw^h <æ^hmy^h-go...> æ^hmy^h dw^h-v^h dzu^h-ji^h
tsu^h... dzi^hna^hmi^h-ku^h dzi^h, dw^h-so^h-k^hv^h gy^h-ze^h,

“啊呀！以前，她这个妹妹啊，有一个哥哥，他在深山老林住，几年就过去了……

52 » t^hi/, ts^hw^h ts^hi^h-ji^h l^he^h-ts^hw^h-zo^h ts^hw^h-v^h ji^h ba^h? » ts^hw^h ni^h sv^h-dy^h-ze^h, tsu^h my^h.

那么，这个哥哥，会不会就是今天来的那个人呢？”（那个客人）是这么想的。

53 t^hi/, sv^h-dy^h dzu^h... t^hi/, go^hmi^h ts^hw^h-v^h dzu^h, h^h zw^h-~zw^h-h^h my^h-ji^h-hu^h-ze^h mæ^h,
e^h-gi^h!

那么，他在想，然后，妹妹那个人呢，人家正在讲的（那些话），她会听明白的，是不是！

54 lə˧˥baɛ˧˥ tsʰɯ˩, zo˧˥, qɯ˧˥-li˧˥-ɿ˩ dʐu˩, tʰi˧˥, æ˧˥my˧˥ dʐu˩, go˧˥mi˧˥ lə˧˥-do˧˥-kwɤ˧˥-tɕi˧˥-la˩, gɤ˧˥-ti˧˥-ze˩, tsɯ˩ my˩.

（妹妹）跑过来了，一看（=两个人一互相认识），哥哥呢，看了（他）妹妹（=确切地认出来了他妹妹）就起来了。

55 go˧˥mi˧˥ do˧˥-kwɤ˧˥-tɕi˧˥-la˩, gɤ˧˥ti˧˥-kwɤ˧˥-tɕi˧˥-la˩,

看了（=认识了）（他）妹妹，起来了以后，（他说了：）

56 « dzɯ˧˥-gɤ˧˥ dzɯ˧˥-mə˧˥-gɤ˧˥, <ə...> kʰɤ˧˥mi˧˥ no˧˥ dzɯ˧˥-hū˧˥! tʰɯ˩-gɤ˧˥ tʰɯ˩-mə˧˥-ly˧˥, tse˧˥na˧˥ no˧˥ tʰɯ˩-hū˧˥! », pi˧˥-zo˩,

“吃得缺（饭），就吃不下去！（=“如果饭不够，没心情吃！”）（谚语）喝得缺（酒），就喝不够！（=“如果酒不够，喝得不过瘾！”）（谚语）（给）黑土喝了吧！”

57 zɯ˧˥ tsʰɯ˧˥-qʰwɤ˧˥ tʰi˧˥-pʰɤ˧˥-tɕi˧˥; æ˧˥my˧˥-ηɯ˧˥, zæ˧˥swɯ˧˥ tʰi˧˥-my˧˥ <my˧˥>-tɕi˧˥-zo˩, gɤ˧˥ti˧˥ pʰu˩ tsɯ˧˥ my˩!

（哥哥）把那碗酒撒（在地上）了，哥哥披上了毡子，起来了，跑了！

58 pʰu˧˥, dʐu˩ tʰi˧˥, tsʰɯ˧˥ go˧˥mi˧˥ dʐu˩, « ū˧˥ æ˧˥my˧˥ ji˧˥-ze˩ », pi˧˥-zo˩, tʰi˧˥, <mmm...>

（他）跑了，那么，他妹妹呢，说：“（这）是我哥哥！”，然后，

59 tʰi˧˥-tsʰɤ˧˥ tsɯ˩ my˩! tʰi˧˥-tsʰɤ˧˥ dʐu˩ tʰi˧˥-tsʰɤ˧˥, « njɤ˧˥ æ˧˥my˧˥ ji˧˥, no˧˥ njɤ˧˥ æ˧˥my˧˥ ji˧˥ », pi˧˥, dʐu˩ tʰi˧˥,

(她) 抓了 (他所披的毡子)， 抓了抓：“是我哥哥……你是我哥哥啊！”， 然后，

60 æ˧my˧-ki˧, zo˧no˧, ə˧-sui˧-ky˧, hæ˧-zw˧-lə˧-pu˧-tsʰui˧ pi˧: ti˧tjẽ˧ lo˧-dza˧ ji˧-ji˧ tsui˧ mæ˧! [æ˧my˧-ki˧ ɖui˧-lo˧ dza˧ zwæ˧!] ə˧-gi˧!

对哥哥，其实，(按照)咱们(的标准)，用汉语而讲：没好好招待他(=没有合适地对待他)，是不是？

61 tʰi˧, na˧-zw˧-pi˧ dzu˧, tsʰui˧ ji˧-lo˧ mə˧-dzv˧-ni˧-ze˧ mæ˧!

用摩梭话讲：(人家) 对他的招待不好呢！

62 æ˧my˧-ki˧ tsʰui˧-ni˧ ji˧-lo˧ mə˧-dzv˧-ni˧-ze˧ mæ˧!

对哥哥(=年长的兄弟姐妹)，这样对待是不好的(=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哥哥)！

63 mə˧-dzv˧-kw˧-tci˧-la˧, tʰi˧, æ˧my˧ sə˧-ci˧-ni˧-ze˧ mæ˧! gy˧dzi˧ zwæ˧-ni˧-ze˧!

因为(人家) 对待他不好，那么，哥哥伤心了！非常难过的了！(注：第一次用汉语借词“伤心”，第二次用摩梭话的词)

64 ə˧ma˧! na˧-zw˧-pi˧-w˧, hæ˧-zw˧ <h...> sə˧-ci˧-ni˧-ze˧ mæ˧! ə˧-gi˧!

我的妈！(我) 讲(的应该是) 摩梭话，(但刚才) 又(讲一些) 汉语！“伤心”了啊！是不是？

65 tʰi˧, na˧-zw˧-pi˧ <w˧-> [dzu˧], æ˧my˧ dzu˧ gy˧dzi˧ zwæ˧-ni˧-ze˧!

那么，用摩梭话来讲啊，哥哥(感到) 非常难过了！

66 « nj˧- | æ˧my˧ | ɖui˧-y˧-ki˧ | tsʰui˧-ni˧ ji˧, | tsʰui˧ dzu˧, | tʰy˧-sui˧-ky˧ | ɖui˧-lo˧ | mə˧-sui˧-ze˧! » | pi˧-ni˧ tsui˧ my˧; |

“我这年长的（哥哥），被这样对待，真是一点不懂规矩！”

67 « qm̥lloŋ | mət-swŋ-zeŋ! » | piŋ-kwŋŋ-tɕiŋ-laŋ, ætmyŋ-ŋwŋ, zætswŋ tʰiŋ-myŋ-tɕiŋ-zoŋ,
pʰuŋ-hwŋ-piŋ tswŋ.

“真是一点不懂规矩！”说完了，哥哥披着（他的那一大块）毡子跑掉了。

68 pʰuŋ-hwŋ-kwŋŋ-tɕiŋ-laŋ tʰiŋ, goŋmiŋ tsʰwŋ-yŋ dzuŋ, lət-ŋyŋ, lət-ŋyŋ, lət-ŋyŋ, lət-ŋyŋ, lət-ŋyŋ-zoŋ!

由于（她哥哥）跑走了，妹妹那个人呢，哭了，哭啊哭！

69 tɕʰiŋswŋ, tswŋ myŋ! | tɕʰiŋswŋ, piŋ | tʰiŋ, | lət-ŋyŋ | lət-ŋyŋ | tʰiŋ-swŋ-piŋ-zeŋ mæŋ, | əŋ-giŋ!
|

（她）伤心啊！伤心的呀……（她）哭啊哭，（最终）死掉了，是不是？

70 tʰiŋ-swŋ-zeŋ tsuŋ myŋ! | tɕʰiŋswŋ-zeŋ. |

传说她去世了！（因为她特别）伤心的了。

71 tʰiŋ, | swŋ-kwŋŋ-tɕiŋ-laŋ, | tʰiŋ, | hřŋ=jæŋ: | « eŋmiŋ! » | qm̥-taŋ: | « tsʰwŋ ætmyŋ-piŋ-zeŋ-huŋ », piŋ, giŋ | gŋŋ-tseŋ hřŋ, | lət-tseŋ | mət-qm̥-piŋ tsuŋ myŋ.

她去世以后，那么，人家……“啊呀！”所有（的人）说了：“（那个人）应该是她的哥哥！”他们追了他，（但）没有追到。

72 tʰiŋ, goŋmiŋ tʰyŋ-yŋ-ŋwŋ dzuŋ, gŋŋ < tsʰyŋ > [tʃiŋ], tʰiŋ-tsʰyŋ dzuŋ;

那么，妹妹那个人呢，站起来了，抓了（哥哥的衣服）（注：在这里，讲故事的人往前倒叙一段，回到妹妹没有去世之前。她忘了讲妹妹是怎么抓哥哥想让他留下，而这

段为了理解后面的故事很重要，这样才能知道为什么哥哥把他的毡子的一块扔到火里。）

73 æ˧my˧-ηɯ˧ | zæ˧sɯ˧ | tʂʰɯ˧-kʰwʂ˧ hɛ˧, | kʰɯ˧ | tʰi˧-kwʂ˧, | go˧mi˧ | tʰi˧-tʂwæ˧ tsɯ˧ my˧!
|

哥哥把（他所披的）毡子割了一块、就扔下去了，（这让）妹妹跌倒了！

74 wʂ˧ | tʰɯ˧-gi˧-bi˧ tʂʰy˧, | zæ˧sɯ˧ | dʐu˧ | tʂʰɯ˧ni˧ | tʰi˧-my˧-ky˧-mæ˧, | ə˧ji˧-ʂɯ˧ji˧! |
姐姐又抓了毡子的另一部分。在过去，毡子是这样披的！（像披肩一样）

75 zæ˧sɯ˧ dʐu˧, zo˧no˧ pʰi˧tʂæ˧ pi˧-ni˧ mæ˧, hæ˧-zws˧ dʐu˧! zæ˧sɯ˧... tʂʰɯ˧ni˧ qɯ˧-lɯ˧
tʰi˧-my˧, dʐu˧,

毡子呢，现在，用汉语就说“披毡”，一块毡子，是这样穿（上去的）（讲故事的人在此做一个手势，像披上披肩一样）。

76 tʂʰɯ˧-kʰwʂ˧-bi˧: « æ˧my˧! njy˧ no˧ tʰi˧-dʐu˧-hĩ˧ mə˧-sɯ˧-ze˧! tsʰi˧ni˧ no˧ ni˧-hu˧, no˧
hĩ˧-ηɯ˧ lə˧-ji˧ <-bi˧> [-ni˧]! mə˧-fɤ˧ tʰa˧-ji˧-i˧, njy˧-ηɯ˧ mə˧-ji˧-pi˧! ʂa˧mi˧! », pi˧ tsɯ˧
my˧.

（妹妹抓了）那块（毡子），说：“哥哥啊，我不知道你来了（直译：“你在”）！今天，你在这里，是别人对你做的（不好），你别不高兴，不是我做的！（=对你态度不好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不是我的错！）

77 ʂa˧mi˧ pi˧ dʐu˧, æ˧my˧-ηɯ˧ hɛ˧,

她请（哥哥）原谅，于是哥哥就割下来了（妹妹抓住的那一块毡子）！

78 ū˧˥-go˧˧mi˥ tsʰui˧˥-ki˧˥-ki˥ tsʰui˧˥... tsʰui˧˥-y˧˥ dzu˨˩: njɤ˧˧ do˧˧ dzu˨˩! <ə...> dzə˧˧ dza˧˧-hǐ˧˧-pʰæ˧˧-di˧˧-ze˧˧!

“我妹妹嫁给的那个人呢，我看了！好像可真是穷的一个（所以才给我这么少的饭/所以才招待我这么不好）！”

79 <ə...> njɤ˧˧ | mə˧˧-gɤ˧˧ | zwæ˧˧ », pi˧˧-zo˧˧, | æ˧˧my˧˧-ŋu˧˧ | hǎ˧˧-tʰi˧˧-kwɤ˧˧-ni˧˧, | tsu˧˧ my˧˧. |
“我很生气！”哥哥说。他割掉了（他妹妹所抓住的那一块毡子）就扔下去了。

80 zæ˧˧su˧˧ | tʰui˧˧-kʰwɤ˧˧-bi˧˧, | lo˧˧qʰwɤ˧˧ tsʰui˧˧-pʰu˧˧-bi˧˧ tsʰɤ˧˧, zæ˧˧su˧˧ tʰi˧˧-my˧˧-hǐ˧˧-tsʰui˧˧-
qiu˧˧-pʰæ˧˧ hǎ˧˧, tʰi˧˧-kwɤ˧˧!

她抓住他哥哥的披风，想抓住他的胳膊，然后哥哥干脆割了一大半毡子，扔掉了！

81 go˧˧mi˧˧ | tʰi˧˧-twæ˧˧ tsu˧˧ my˧˧. |

妹妹就跌（到地上）了。

82 tsʰui˧˧-pʰu˧˧-bi˧˧ tsʰɤ˧˧, | wɤ˧˧ | tsʰui˧˧-kʰwɤ˧˧ | qiu˧˧-hǎ˧˧-tʰi˧˧-kwɤ˧˧! | tʰi˧˧-twæ˧˧ tsu˧˧ my˧˧! |
她（又想）抓另只（胳膊），（那么哥哥）又切掉（毡子的）另一边、扔下去，（妹妹就又）跌（到地上）！

83 tʰi˧˧, | go˧˧mi˧˧ | tsʰui˧˧-pʰu˧˧-bi˧˧ | <ty˧˧>[tsʰɤ˧˧]-bi˧˧-ze˧˧, | tʰi˧˧-ʂu˧˧ tsu˧˧ my˧˧! |

然后，妹妹往（他哥哥的胳膊的方向）抓了（最后一下），就（伤心地）死掉了。

84 tʰi˧˧, | lə˧˧-ʂu˧˧ dzu˨˩, | <lə˧˧...> tʰi˧˧, | go˧˧mi˧˧ dzu˨˩ | tɕʰi˧˧su˧˧ | lə˧˧-ʂu˧˧! | lə˧˧-ʂu˧˧ dzu˨˩ | tʰi˧˧,
| æ˧˧my˧˧ | hu˧˧-ze˧˧, tsu˧˧ my˧˧! |

于是，她死了，就……妹妹伤心死了！（她）死了，那么，哥哥走了！

85 hui^l, | hu^l dzu^l | t^hi^l, | e^lmi^l! | ū^l-go^lmi^l | ts^hwi^l dzu^l, | ts^hwi^lni^l | qwi^l-zi^l-ki^l t^hv^l-ji^l-hu^l! | <ū^l=j^l> [u^l=j^l]go^lmi^l | ū^l do^l, | mmm... zo^lno^l, | dza^l-ji^l | zwæ^l-ze^l!

他走了，那么（他边走边想：）“啊呀！我家妹妹，到了这么一家（=怎么能嫁到这么一家）！我自己妹妹见我，，（而她对我）非常瞧不起！

86 ū^l, | dza^l<-zo^l> | zwæ^l-ze^l! | dži^lna^lmi^l-ku^l dzi^l, | ə^l-gi^l! |

我（确实是）非常穷（的那种人），住在深山！

87 h̄v^lna^l-ni^lgy^l ni^l-ze^l! |

我变得像野兽一样的了！

88 di^lqo^l ts^hwi^l, dzu^l, | dži^lku^l-h̄v^lna^l-ni^lgy^l ni^l-ze^l mæ^l! |

到了平地，人们看我就像野兽一样！

89 t^hi^l, | h̄i^l-ηwi^l dzu^l, | <n...> « ū^l-zo^l-ki^l | dza^l-ji^l-ze^l-pi^l », | æ^lmy^l | dzu^l, | lə^l-ʂæ^lçi^l-k^hwi^l, | ts^hwi^lni^l | hu^l-kw^l-t^çi^l-la^l, | t^hi^l, | æ^lmy^l | ts^hwi^l-y^l dzu^l, | t^hi^l, | <ə...>

那么，人家……（两兄妹的母亲在参加婚礼的大餐，她对婆家说：）“你们对待我儿子不好！”，哥哥呢，伤心地走了，由于他这样走了，那么，哥哥这个人呢，那么……

90 go^lmi^l | lə^l-ʂw^l tsw^l my^l! |

妹妹死了！

91 lə^l-ʂw^l-kw^l-t^çi^l-la^l, | t^hi^l, | lə^l-qæ^l | my^l-mə^l-t^ha^l tsw^l my^l! | go^lmi^l lə^l-qæ^l | dzu^l. |

因为（妹妹）已经死了，就要把她火葬，但居然就烧不化妹妹的尸体。注：这反映了永宁葬俗：“当地纳西族认为，尸体烧得愈快愈好，因为它标志着灵魂远走高飞了。否

则，就说明灵魂留恋尸体，不愿离开人间。”（严汝娴与宋兆麟，1984 年：《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第二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80 页）

92 soŋniŋ-soŋhãŋ qæŋ tsuŋ myŋ! |

三天三夜（一直都在）烧！

93 soŋniŋ-soŋhãŋ | qæŋ, | dzuŋ | tʰiŋ, | ləŋ-qæŋ, | myŋ-məŋ-tʰaŋ!

三天三夜（一直都在）烧，但没办法烧化了！

94 tʰiŋ, | ləŋ-qæŋ, | myŋ-məŋ-tʰaŋ dzuŋ, | tʰiŋ, | hĩŋ-nŋuŋ | ləŋ-wuŋ, | æŋmyŋ-kiŋ:

然而，（怎么）烧（都）烧不化，于是人家就又回去找哥哥，对哥哥说：

95 « kaŋmiŋ! | noŋ goŋmiŋ dzuŋ | ləŋ-ʂəŋ-zeŋ! | kaŋmiŋ! | <noŋ qŋuŋ-njŋ... | ləŋ-wuŋ> |
noŋ-nŋuŋ dzuŋ, | goŋmiŋ-kiŋ | kwŋ-pŋŋ | qŋuŋ-kʰwŋŋ | tʰiŋ-laŋ-ɿŋ! | kaŋmiŋ! » | piŋ tsuŋ myŋ.

“对不起！你妹妹死了！对不起！（请）你给（你）妹妹讲讲道理（直译：教训她一下，意思是：道别、让她安心离开人间），对不起！”

96 tʰiŋ, | æŋmyŋ | dzuŋ, | ləŋ-ʂæŋciŋ, | wŋŋ, | « tsŋŋ-məŋ-jiŋ-zeŋ, | ũŋ goŋmiŋ niŋ, | <ũŋ-kiŋ
ciŋtʰŋŋ, | nyŋmiŋ... > ũŋ-kiŋ ſyŋdyŋ zwæŋ », piŋ-niŋ tsuŋ myŋ.

那么，哥哥很伤心，又（想起来发生过的那件事：）“不行了！（那）是我（亲）妹妹，<她心疼我……>她非常想我（而我跑了，没有听她在她认出来我以后所说的好话）！”

97 ſyŋdyŋ | zwæŋ, | piŋ<-zoŋ> | tʰiŋ, | huŋ-niŋ tsuŋ mæŋ!

（哥哥开始）非常想念（他的妹妹），（所以）他出发了（又从高山走下去）。

98 $\text{t}^{\text{h}}\text{s}^{\text{h}}\text{w}\text{t}$ go $\text{-m}\text{i}$ | $\text{t}^{\text{h}}\text{i}\text{t}$ -qæ $\text{-h}\tilde{\text{i}}$ | $\text{t}^{\text{h}}\text{v}\text{t}$ qo $\text{-t}^{\text{h}}\text{v}\text{t}$ -d z u t , | t $^{\text{h}}\text{i}$ | <mmm...>

他来到他妹妹的火葬场，然后，呃.....

99 æ $\text{-m}\text{v}\text{t}$ -η w | $\text{t}^{\text{h}}\text{s}^{\text{h}}\text{w}\text{t}$ ni -t pi $\text{-j}\text{i}$, tsu t my t :

哥哥是这样讲的：

100 <ə...> zæ $\text{-s}\text{w}$ | d w -p $^{\text{h}}$ æ $\text{-h}\tilde{\text{e}}$ | t $^{\text{h}}\text{i}$ -kw v .

呃.....他（先）割掉了一块毡子，扔（到火里），

101 <no -t ... no -t ...> e $\text{-z}\text{w}$ d z u t , | zo $\text{-n}\text{o}$, | æ $\text{-m}\text{v}$ | k $^{\text{h}}\text{i}$ | d w -so $\text{-k}^{\text{h}}\text{v}$ gy -ze | no -t æ $\text{-m}\text{v}$ | mæ $\text{-s}\text{w}$, | bæ -ze .

说：“你啊.....咱们呢，唉.....哥哥走了，几年过去了，你不认识哥哥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没什么奇怪的，这是可以原谅的），

102 <ə...> æ $\text{-m}\text{v}$ | no $\text{-s}\text{u}$ to t | mæ $\text{-f}\text{v}$ -di t | mæ $\text{-d}\text{z}$ u t .

“哥哥对你没有不好的（感觉）。

103 <ə...> no $\text{-s}\text{e}$ -h $\tilde{\text{i}}$ $\text{t}^{\text{h}}\text{s}^{\text{h}}\text{w}\text{t}$ -z $\tilde{\text{i}}$ -ki t | mæ $\text{-f}\text{v}$ ji $\text{-j}\text{i}$.

“我是对娶你的那一家（才）有不好的（意见、想法）。

104 no $\text{-k}\text{i}$ d z u t , | mæ $\text{-f}\text{v}$ -di t | mæ $\text{-d}\text{z}$ u t .

“（我）对你没有不高兴的（想法）。

105 <ə...> no˧ <ny˧ mi˧ | fæ˧... | ə...> ʂv˧dыв˧ qʰæ˧, | zo˧no˧, | lə˧-qæ˧ | lə˧-my˧ », | pi˧-zo˧, | æ˧my˧-ɳɯ˧ | ʈʂʰɯ˧ni˧ | pi˧-ni˧, tsɯ˧ my˧. |

“你心烦……（你要）高兴（不要不甘心）！现在，（你的身体）要烧了、要化了！”

传说哥哥是这样讲的。

106 tʰi˧, | zæ˧tsɯ˧ | jni˧-pʰæ˧ hæ˧! |

然后，（他）切掉了（他的）毡子的两块，

107 go˧mi˧-ki˧ | ʈʂʰɯ˧qo˧ | tʰi˧-kwɤ˧-kwɤ˧-tɕi˧-la˧, | go˧mi˧ | ʈʂʰɯ˧-dʐɯ˧dʐɯ˧ | tʰi˧, | mmm... lə˧-qæ˧ | lə˧-se˧-ni˧ tsɯ˧ my˧! |

由于（他）把那两块毡子扔到妹妹（的身体）上，妹妹（的尸体）在那个时刻就烧化了！

108 tʰi˧-mə˧-ni˧, | so˧ni˧ la˧ so˧hã˧ | qæ˧-ni˧ tsɯ˧ my˧! |

不然的话，（尸体已经）烧了三天三夜！

109 so˧ni˧; | so˧hã˧; | ʈʂʰɯ˧ | lə˧-qæ˧ | tʰi˧-kwɤ˧, dʐɯ˧ | tʰi˧, | my˧-mə˧-tʰa˧, tsɯ˧ my˧! |

三天三夜放火里，那么，传说（一直）化不了！

110 tʰi˧, | lə˧-ʂɯ˧-kwɤ˧-tɕi˧-la˧, | tʰi˧, | ə˧ji˧-ʂɯ˧ji˧, | mmm... tʰi˧, | nɟɤ˧-sɯ˧-ky˧, | zo˧no˧, | lə˧-qæ˧ | lə˧-my˧-ni˧ tsɯ˧ my˧! |

那么，由于她死了，那么……在过去，啊……咱们呢，要进行火葬！

111 na˧, | pi˧, | ɿ˧di˧-di˧mi˧-hĩ˧, | pi˧-hĩ˧ ʈʂʰɯ˧dʐɯ˧, | tʰi˧, |

纳人（“摩梭人”），永宁坝子的人呢，那么，

112 mi₁zui₁ | ts^hwi₁ dzu₁ | h₁i₁-ki₁-ki₁ | pi₁ dzu₁, | mmm... | æ₁ʂæ₁ | ts^hwi₁ni₁ | pi₁-ni₁ mæ₁:

如果女人要嫁出去，在过去，（人家）是这么讲（这件事情）的：

113 « my₁mi₁ ts^hwy₁-mə₁-qwu₁, | k^hy₁na₁ zu₁-mə₁-qwu₁ », | pi₁-h₁i₁, | ts^hwi₁ dzu₁,

“[已婚]女孩不得晚饭，黑狗不得午饭”（=晚饭没有女孩的份，午饭没有狗的份），讲的这个话呢，

114 <k^hv...> k^hy₁mi₁ ts^hwi₁ dzu₁, | njy₁-le₁gy₁ | zu₁ | qwu₁-mə₁-ky₁ tsu₁ my₁! |

狗的话，在白天，不会得午饭的！（=午饭的时候，没有狗的份！）

115 ki₁-mə₁-ky₁ tsu₁ my₁! | qwu₁-mə₁-ky₁ tsu₁ my₁! |

不可能给（它饭）！（它）不可能得（饭）！

116 mi₁zui₁ | ts^hwi₁ dzu₁, | h₁i₁-ki₁-ki₁ | lə₁-hu₁-h₁i₁ | ts^hwi₁ dzu₁, | t^hi₁, | h₁i₁-ki₁-ki₁, | pi₁, |

lə₁-bi₁ dzu₁, | ts^hwy₁ | qwu₁-mə₁-ky₁ tsu₁ my₁! |

女人的话，嫁给人、离开了（家）（的女人）呢，那么，结了婚就……回来（的话），不可能得晚饭！

117 my₁mi₁ ts^hwy₁-mə₁-qwu₁; | k^hy₁na₁ zu₁-mə₁-qwu₁: | æ₁ʂæ₁-ta₁my₁ dzu₁, | ts^hwi₁ni₁ | qwu₁-k^hwy₁ | dzu₁-ni₁ mæ₁! |

“[已婚]女孩不得晚饭，黑狗不得午饭”（=晚饭没有女孩的份，午饭没有狗的份）……

有这么一篇传统故事啊！

118 t^hi₁, | ts^hwi₁-gi₁-se₁ dzu₁ | t^hi₁, | go₁mi₁-ts^hwi₁, | lə₁-ʂw₁, | <ã...>

后来，妹妹死了，

119 njɔ˧˧ | tæ˧˧ʂɯ˧˧-go˧˧mi˧˧-tsʰw˧˧, | h˧˧-ki˧˧-ki˧˧ | lə˧˧-ʂɯ˧˧, | pi˧˧, | tʰi˧˧, | tsʰw˧˧-zil˧˧-ki˧˧, | zo˧˧no˧˧ | njɔ˧˧-swu˧˧-ky˧˧ | na˧˧-tsʰw˧˧ dzu˧˧, | ɿ˧˧di˧˧-di˧˧mi˧˧-na˧˧ | tsʰw˧˧-dzu˧˧, | tɕʰi˧˧tʰy˧˧-ni˧˧, pi˧˧-zo˧˧, | bi˧˧-zo˧˧-ky˧˧ mæ˧˧!

我啊，达石（=讲故事的人的大儿子）的妹妹嫁出去了，（如果将来）在她去世的时候，对（婆家），那么，我们纳人（摩梭人）、永宁坝子纳人呢，在人家吃守孝的那一顿呢，（我们）是要去的！

120 pʰy˧˧bɔ˧˧ | qɯ˧˧-ta˧˧ | lə˧˧-pu˧˧, | tso˧˧tsɔ˧˧ lə˧˧-pu˧˧, | no˧˧-ɳɯ˧˧ | pi˧˧-ni˧˧, | bu˧˧tsʰæ˧˧ lə˧˧-pu˧˧, |
(家人) 拿各种礼物，拿东西，（家里的主妇告诉每个人他要怎么准备，每个人就答应她说）“（好的，）你说了算！”，（娘家人也）拿来腊肉（琵琶肉）。（注：这好像跟以上所述的仪式是矛盾的，因为“斯克”人不要拿任何礼物来。其实，在今天的风俗里面，《斯克》人只是假装生气一下，还是会像其他来宾一样，带着礼物去。）

121 <ə...> tso˧˧tsɔ˧˧ lə˧˧-pu˧˧, | tsʰw˧˧-ki˧˧ | tɕʰi˧˧tʰy˧˧-bi˧˧-ky˧˧-mæ˧˧!
(我们) 拿着东西，要去参加守孝的那一顿！

122 tʰi˧˧, | njɔ˧˧-ɿ˧˧-ɳɯ˧˧ | h˧˧ʂɯ˧˧ pi˧˧ dzu˧˧ | tʰi˧˧, | go˧˧mi˧˧ h˧˧-ki˧˧-ki˧˧, | pi˧˧ dzu˧˧ | tʰi˧˧, | njɔ˧˧-swu˧˧-ky˧˧, | bu˧˧tsʰæ˧˧ pu˧˧-mə˧˧-ky˧˧ mæ˧˧! |
(但其实，) 我们呢，如果人去世，（按老规矩）假如是嫁出去了的女人，我们不会（给请客的婆家）送腊肉（=跟他们分我们的好食物）！

123 qɯ˧˧-sa˧˧ | pu˧˧-mə˧˧-bi˧˧! | tsʰw˧˧-ki˧˧ | ha˧˧ dzw˧˧-bi˧˧-ky˧˧-ze˧˧! |
什么也不拿！（就是）去他们那边吃他们的（=让他们给饭吃）！

124 tsʰw˧˧ni˧˧ | h˧˧ | qʰa˧˧jy˧˧-bi˧˧, | dzw˧˧-bi˧˧, dzu˧˧... |

(是)这样：(无论有)多少个人，(都)去吃……

125 « sw^hk^hw^l | e^hy^l | lə^h-ji^l-ze^l! » | pi^h dzu^l, | k^ho^hp^hv^l-ti^l-zo^l-ky^l, tsu^l my^l: | q^hu^hta^l | « <ka^hz...t> ka^lmi^h » | pi^h, | k^ho^hp^hv^lti^l; |

(人要)喊着：“《斯克》！舅舅回来了！”，(婆家人就)得叩头！(他们)都说“对不起！”、叩头。

126 t^hi^l, | sw^hk^hw^l | e^hy^l=.l dzu^l, | <tsu^hk^hw^l dzu^l, | h^hi^h dzu^h! | pi^h my^l>; | sw^hk^hw^l dzu^l, | h^hi^h dzu^h! | pi^h-ky^l tsu^l my^l. |

那么，(在)《斯克》仪式中(代表)舅舅的那一家人呢……“《忠克》，(要)吃人家(=婆家)(的东西)”！(啊，不是，刚才说错了：)“《斯克》，(要)吃人家(的东西)”！是这样说的。(注：讲故事的人把《斯克》说成《忠克》，然后马上发现错误，修改一下。)

127 « tsu^hk^hw^l dzu^l, | h^hi^h hw^hv^l! », | pi^h-ky^l tsu^l my^l, | e^hj^hi^h-sw^hji^l, | t^hi^l, | tsu^hk^hw^l, | sw^hk^hw^l, | pi^h-h^hi^h dzu^l-ky^l tsu^l my^l! |

“(进行)《忠克》仪式，人执绋送丧！”，是这样说的。在过去，有《忠克》、《斯克》两种仪式！

128 t^hi^l, | sw^hk^hw^l-bi^l-kw^hv^l-t^hci^l-la^l, | t^hi^l, | « æ.hi.hi! » | lə^h-k^hw^l | lə^h-bi^l-zo^l-ky^l tsu^l my^l.

那么，如果要进行《忠克》仪式，(人家先)喊“啊嘿嘿！”就去(=就上路)。

129 h^hi^h | kw^hv^l-qo^h | q^ha^lj^hv^l dzu^l, | dzy^h | lə^h-sy^h | lə^h-bi^l-kw^hv^l-t^hci^l-la^l, |

无论村子里有多少个人，(所有的)朋友都陪着去，那个时候……

130 $\text{ts}^h\text{w}\text{t}\text{-z}\text{i}\text{l}$ | $\text{a}\text{J}\text{k}\text{u}\text{t}$ | $\text{l}\text{ə}\text{t}\text{-b}\text{i}\text{l}\text{-k}\text{w}\text{x}\text{l}\text{-t}\text{ç}\text{i}\text{l}\text{-l}\text{a}\text{l}$, | « $\text{s}\text{w}\text{t}\text{k}^h\text{w}\text{l}$ | $\text{ə}\text{t}\text{v}\text{l}$ | $\text{l}\text{ə}\text{t}\text{-j}\text{i}\text{l}\text{-z}\text{e}\text{l}$ », | pit , | $\text{t}\text{o}\text{t}\text{p}\text{v}\text{l}\text{-t}\text{i}\text{l}$, | $\text{d}\text{w}\text{t}\text{a}\text{t}$ | $\text{t}\text{o}\text{t}\text{p}\text{v}\text{l}\text{-t}\text{i}\text{l}$, | $\text{ə}\text{l}\text{-g}\text{i}\text{l}\text{!}$ |

去那一家（婆家），（娘家人）说：“《斯克》舅舅回来了！”，（婆家人）叩头，（他们家的人）全部都叩头，是不是？

131 hit | $\text{t}\text{s}^h\text{w}\text{t}\text{n}\text{i}\text{l}$ | $\text{p}^h\text{æ}\text{l}$, | $\text{t}^h\text{v}\text{t}\text{n}\text{i}\text{l}$ | $\text{p}^h\text{æ}\text{l}$, | $\text{d}\text{w}\text{t}\text{-t}\text{ç}\text{u}\text{l}$ $\text{k}\text{w}\text{x}\text{l}\text{!}$ | $\text{t}\text{o}\text{t}\text{p}\text{v}\text{l}\text{-t}\text{i}\text{l}\text{-h}\text{i}\text{l}$ | $\text{t}\text{s}^h\text{w}\text{t}\text{-t}\text{ç}\text{i}\text{l}\text{!}$ |
(来做《斯克》仪式的人)这样、那样地推搡叩头的那些人，把他们推到一边！

132 $\text{t}^h\text{i}\text{l}$, | $\text{h}\text{i}\text{t}\text{-n}\text{w}\text{t}$ | « $\text{k}\text{a}\text{t}\text{-z}\text{e}\text{l}\text{!}$ | $\text{k}\text{a}\text{t}\text{-z}\text{e}\text{l}\text{!}$ | $\text{k}\text{a}\text{t}\text{-z}\text{e}\text{l}\text{!}$ » | pit , | $\text{t}\text{s}^h\text{w}\text{t}\text{n}\text{i}\text{l}$ | $\text{p}^h\text{æ}\text{l}\text{!}$ | $\text{t}^h\text{v}\text{t}\text{n}\text{i}\text{l}$ | $\text{p}^h\text{æ}\text{l}\text{!}$ | $\text{k}\text{w}\text{x}\text{l}\text{-t}\text{ç}\text{i}\text{l}\text{-l}\text{a}\text{l}$,

然后，人家(=婆家人)说：“请发慈悲！”，而(娘家人)一直推搡他们，

133 $\text{t}\text{s}^h\text{w}\text{t}\text{-z}\text{i}\text{l}$ | $\text{t}\text{o}\text{l}\text{m}\text{i}\text{l}\text{-k}\text{i}\text{l}$, | < $\text{a}\text{J}\text{k}\text{u}\text{t}\text{-k}^h\text{i}\text{t}$ | $\text{t}^h\text{i}\text{t}\text{-h}\text{i}\text{l}$ | $\text{-k}\text{w}\text{x}\text{l}\text{-t}\text{ç}\text{i}\text{l}$, > [$\text{a}\text{J}\text{k}\text{u}\text{t}\text{k}^h\text{i}\text{t}\text{-q}\text{o}\text{l}$ $\text{t}^h\text{v}\text{l}$], «
 $\text{æ}\text{.h}\text{i}\text{.h}\text{i}\text{!}$ | $\text{s}\text{w}\text{t}\text{k}^h\text{w}\text{l}$ | $\text{ə}\text{t}\text{v}\text{l}$ | $\text{l}\text{ə}\text{t}\text{-j}\text{i}\text{l}\text{-z}\text{e}\text{l}\text{!}$ » | pit $\text{k}\text{w}\text{x}\text{l}\text{-t}\text{ç}\text{i}\text{l}\text{-l}\text{a}\text{l}$, |

那一家的柱子……(《斯克》的人)到家门口，喊着：“啊嘿嘿！舅舅回来了！”

134 $\text{z}\text{o}\text{l}\text{n}\text{o}\text{t}$, | $\text{t}\text{o}\text{l}\text{m}\text{i}\text{l}$, | $\text{a}\text{J}\text{k}\text{u}\text{t}$ | $\text{t}\text{o}\text{l}\text{m}\text{i}\text{l}$, ... | $\text{ə}\text{t}\text{m}\text{a}\text{t}\text{-k}\text{i}\text{l}$ | [$\text{t}\text{o}\text{l}\text{m}\text{i}\text{l}$] $\text{t}^h\text{i}\text{t}\text{-d}\text{i}\text{l}\text{-m}\text{ə}\text{l}\text{-d}\text{i}\text{l}$, | $\text{ə}\text{l}\text{-g}\text{i}\text{l}\text{!}$ | $\text{m}\text{!}$ |
那个，柱子、家里的柱子……(你知道吧，)阿妈家(这边)就有，是不是？啊。

135 $\text{t}\text{o}\text{l}\text{m}\text{i}\text{l}$ $\text{d}\text{a}\text{t}\text{-k}\text{v}\text{l}\text{-t}\text{s}\text{w}\text{l}\text{-m}\text{v}\text{l}$, | $\text{t}\text{s}^h\text{w}\text{t}\text{-q}\text{o}\text{t}$ | $\text{d}\text{w}\text{t}\text{-d}\text{a}\text{t}$, | $\text{k}^h\text{i}\text{t}\text{b}\text{v}\text{t}$ | < swl > < $\text{d}\text{w}\text{t}\text{-d}\text{a}\text{t}$ > | [$\text{d}\text{w}\text{t}\text{-d}\text{a}\text{t}\text{-t}^h\text{i}\text{l}\text{-d}\text{a}\text{l}$] |]!

要打柱子：这边打一下，那边打一下，

136 « $\text{s}\text{w}\text{t}\text{k}^h\text{w}\text{l}$ | $\text{ə}\text{t}\text{v}\text{l}$ | $\text{l}\text{ə}\text{t}\text{-j}\text{i}\text{l}\text{-z}\text{e}\text{l}\text{!}$ » | pit , |

(人要)喊：“《斯克》！舅舅回来了！”

137 $\text{k}^h\text{i}\text{t}\text{b}\text{v}\text{t}$ | $\text{l}\text{ə}\text{t}\text{-d}\text{a}\text{t}\text{-s}\text{e}\text{l}$, | wvl | $\text{t}\text{o}\text{l}\text{m}\text{i}\text{l}$ $\text{d}\text{a}\text{t}\text{-k}\text{v}\text{l}$, $\text{t}\text{s}\text{w}\text{l}$ mvl . |

敲打完门槛，又要敲打柱子。

138 bū! bū! pi˧˥, | to˩ mi˩ da˧ dzu˩ | tʰi˧, | « բա˧-զե˧! » | pi˧˥, | կո˧պվ̄-տի˧-կվ̄-tsu˧ my˧!

砰！砰！地敲打柱子。（婆家人）说：“请发慈悲！”，叩头！

139 բա˧-զե˧! | բա˧-զե˧! | բա˧-զե˧! | pi˧˥, | կո˧պվ̄-տի˧, | pi˧˥, | na˩ չսʰա˧ dzu˩ | tʰi˧, | ա-շա-մա-դզու- |

（婆家人）说：“请发慈悲！”，叩头！纳人（摩梭人），在过去……

140 ni˧-mi˧ չսʰա-մա-դզու- | zo˩ no˧, | go˧-mi˧ չսʰա-մա-դզու- | hի˧-ki˧-ki˧, | pi˧˥ dzu˩, | ni˧-mi˧-ji˧-ze˧ mæ- | օ-լ-
gi˧! |

姐妹（这个概念）呢，妹妹嫁给人，那么，她属于“姐妹”！（注：这几句都在说明摩梭话中的一些称呼，这些确实需要一些说明，因为像/ա-մա-/这个概念指的是比自己更年长的：姐姐或者哥哥，又如“哥哥+弟弟”摩梭话有一个专门的词、“姐姐+妹妹”也有一个专门的词，相当于英语的 brother 与 sister。）

141 ա-մա-+go˧-mi˧, | pi˧˥-hի˧ | չսʰա-մա-դզու- | tʰi˧, | zo˧ dzu˩ | tʰi˧, | ni˧-mi˧-ki˧ dzu˩, | go˧-mi˧-
pi˧-ji˧-ze- | mæ- |

“兄弟姐妹”这个词呢，对男子而言，（比他年纪小的）女子，就叫她“妹妹”！

142 my˧-zui˧-ji˧-hի˧, dzu˩ | tʰi˧, | <օ... ն...> my˧ dzu˩ | tʰi˧, | my˧-zui˧-ji˧-hի˧ ji˧, | pi˧˥ dzu˩,
| zo˧-ki˧ | pi˧-ji˧-ze- | mæ- |

哥哥或弟弟呢……（对）一个女的来说，“兄弟”，就是她对男人的称呼！

143 tʰi˧, | ա-մա-+go˧-mi˧, | my˧-zui˧-ni˧-mi˧ | pi˧˥. |

所以，（故事中）就用“哥哥妹妹”和“兄弟姐妹”（这样的词）。

144 tʰi˧, | ni˧-mi˧ | hի˧-ki˧-ki˧, | pi˧˥ dzu˩, | su-կհա-բի-զո-կվ̄- mæ- |

如果有姐妹结婚，（在她去世时）要去做《斯克》仪式！

145 ã! æʂæ˧ dzu˩ | tʂʰw˧ni˧ | zw˧-ky˧ my˧! |

嗯！在过去，是这样讲的！

146 tʰi˧, | ə˧ma˧... | nj˧-ə˧si˧-ɳu˧ | zw˧dzi˧! | ə˧ji˧-sw˧ji˧! |

阿妈（=我）……是我的奶奶（给我）讲过的，在很早以前！（注：讲话的人对自己用“阿妈”这种称呼，对自己奶奶用“祖母”/ə˧si˧/这个称呼而不用“奶奶”，等于用她的孩子对那位祖先的称呼。）

147 ə˧ma˧ | w˧y˧ | tʂʰw˧ni˧ | do˧-mə˧-dzi˧! |

阿妈（=我）其实没有见过（进行《斯克》仪式）！

148 ə˧zui˩ | h˧- tʂʰw˧ | tçʰu˧-ʂu˧-tçʰu˧, | ə˧-gi˧! | ə˧tsɔ˧ mə˧-ji˧ | gur˧-zw˧-zo˧-ky˧ my˧! |

咱们是实事求是的人，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说得很实在！

149 ə˧si˧, | nj˧-ə˧si˧, | <pa˩ʂu˧...> | pa˩ʂu˧tçu˧-h˧ | ɖu˧-y˧-ɳu˧ | zw˧-dzi˧ | mæ˧! |

ə˧ji˧-sw˧ji˧, | nj˧-ki˧! | æʂæ˧ dzu˩, | tʂʰw˧ni˧ gy˧-ky˧! | tʂʰw˧ni˧ gy˧-ky˧! |

是祖母，我祖母，（活到）八十九岁的那位女士讲过的！在很早以前，给我（讲的）！在过去，就是这么过的！

150 h˧-ʂu˧ dzu˩, | tʂʰw˧ni˧ ji˧-ky˧-pi˧-zo˧, | tʂʰw˧ni˧ | zw˧-ky˧! | tʂʰw˧ni˧ | zw˧-ky˧ mæ˧! |

人去世，要这么做的，是这样讲的！（只）能这样讲的！